

倪焕之

叶圣陶 著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

倪焕之

叶圣陶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倪焕之/叶圣陶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978-7-02-007217-0

I. 倪…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7269 号

责任编辑:刘 伟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李 博

倪焕之

叶圣陶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3

195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62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978-7-02-007217-0 定价: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受中外文学交互影响而产生的。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使小说这个古老的文学样式在华夏大地上从“稗官野史”升级到与诗文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从茶余饭后的消遣娱乐变为作家和读者表现人生、看取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语言与形式上也经历了由文言章回体到现代形态的蜕变。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在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兴盛的基础上,长篇小说也孕育萌芽,三十年代达到创作的高峰,出现了巴金、老舍、茅盾、张恨水、李劫人等重要作家和以《家》、《骆驼祥子》、《子夜》、《金粉世家》、《死水微澜》为代表的重要作品,立体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国民的生存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

为了系统展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我们新编了这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系列图书,选收1919至1949年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优秀长篇,为读者相对完整地阅读并珍藏这一时段的长篇小说提供一套优质的读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八年十月

吴淞江上，天色完全黑了。浓云重叠，两岸田亩及疏落的村屋都消融在黑暗里。近岸随处有高高挺立的银杏树，西南风一阵阵卷过来涌过来，把落尽了叶子的权桠的树枝吹动，望去像深黑的鬼影，披散着蓬乱的头发。

江面只有一条低篷的船，向南行驶。正是逆风，船唇响着汨汨的水声。后艄两支橹，年轻的农家夫妇两个摇右边的一支，四十左右的一个驼背摇左边的。天气很冷，他们摇橹的手都有棉手笼裹着。大家侧转些头，眼光从篷顶直望黑暗的前程；手里的橹不像风平浪静时那样轻松，每一回扳动都得用一个肩头往前一掬，一条腿往下一顿，借以助势；急风吹来，紧紧裹着头面，又从衣领往里钻，周遍地贴着前胸后背。他们一声不响，鼻管里粗暴地透着气。

舱里小桌子上点着一支红烛，风从前头板门缝里钻进来，火焰时时像将落的花瓣一样弹下来，因此烛身积了好些烛泪。红烛的黄光照见舱里的一切。靠后壁平铺的板上叠着被褥，一个二十五六的人躺在上面。他虽然生长在水乡，却似乎害着先天的晕船病，只要踏上船头，船身晃几晃，便觉胃里作泛，头也晕起来。这一回又碰到逆风，下午一点钟上船时便横下来，直到现

在,还不曾坐起过。躺着,自然不觉得什么;近视眼悠闲地略微闭上,一支卷烟斜插在嘴角里,一缕青烟从点着的那一头徐徐袅起,可见他并不在那里吸。他的两颊有点瘦削,冻得发红,端正的鼻子,不浓不淡的眉毛,中间加上一副椭圆金丝边眼镜,就颇有青年绅士的风度。

在板床前面,一条胳膊靠着小桌子坐的,是一个更为年轻的青年。他清湛的眼睛凝视着烛焰,正在想自己的前途。但是与其说想,还不如说朦胧地感觉来得适切。他感觉烦闷的生活完全过去了,眼前闷坐在小舱里,行那逆风的水程,就是完篇的结笔。等候在前头的,是志同道合的伴侣,是称心满意的事业,是理想与事实的一致;这些全是必然的,犹如今夜虽然是风狂云阴的天气,但不是明天,便是后天或大后天,总有个笑颜似的可爱的朝晨。

初次经过的道路往往觉得特别长,更兼身体一颠一荡地延续了半天的时光,这坐着的青年不免感到一阵烦躁,移过眼光望着那躺着的同伴问道:“快到了吧?”虽然烦躁,他的神态依然非常温和,率真;浓浓的两道眉毛稍稍蹙紧,这是他惯于多想的表征;饱满的前额承着烛光发亮,散乱而不觉得粗野的头发分披在上面。

“你心焦了,焕之,”那躺着的用两个指头夹着嘴里的卷烟,眼睛慢慢地张开来。“真不巧,你第一趟走这条路就是逆风。要是顺风的话,张起满帆来一吹,四点钟就吹到了。现在……”他说到这里,略微仰起身子,旋转头来,闭着一只眼,一只眼从舱板缝里往外张,想辨认那熟识的沿途的标记。但是除了沿岸几株深黑的树影外,只有一片昏暗。他便敲着与后艄相隔的板门问道:“阿土,陶村过了么?”

“刚刚过呢，”后艄那青年农人回答，从声音里可以辨出他与猛烈的西南风奋斗的那种忍耐力。

“唔，陶村过了，还有六里路；至多点半钟可以到了。”那躺着的说着，身子重又躺平；看看手里的卷烟所剩不多，随手灭掉，拉起被头的一角来盖自己的两腿。

“再要点半钟，”焕之望同伴的左腕，“现在六点半了吧？到学校要八点了。”

那躺着的举起左腕来端相，又凑到耳边听了听，说道：“现在六点半过七分。”

“那末，到学校的时候，恐怕蒋先生已经回去了。”

“我想不会的。他知道今天逆风，一定在校里等着你。他想你想得急切呢。今天我去接你，也是他催得紧的缘故。不然，等明后天息了风去不好么？”

焕之有点激动，讷讷地说：“树伯，我只怕将来会使他失望。不过我愿意尽心竭力服务，为他的好意，也为自己的兴趣。”

“你们两个颇有点相像，”树伯斜睨着焕之说。

“什么？你说的是……”

“我说你们两个都喜欢理想，这一点颇相像。”

“这由于干的都是教育事业的缘故。譬如木匠，做一张桌子，做一把椅子，用不着理想；或者是泥水匠，他砌墙头只要把一块一块砖头叠上去就是，也用不着理想。教育事业是培养‘人’的，——‘人’应该培养成什么样子？‘人’应该怎样培养？——这非有理想不可。”焕之清朗地说着，仿佛连带代表了蒋先生向一般人宣告。他平时遇见些太不喜欢理想的人，听到他的自以为不很理想的议论，就说他“天马行空”，“远于事实”，往往使他感到受了冤屈似的不快。现在树伯提起理想的话，虽没有鄙夷

他的意思，他不禁也说了以上的辩解的话。

“老蒋大约也是这样意思。”树伯闭了闭眼，继续说：“所以我曾经告诉你，他做好一篇对于教育的意见的文章，那篇文章就是他的理想。”

“你记得他那篇文章怎样说么？”焕之的眼里透出热望的光。

“他开头辨别什么是‘性’，什么是‘习’，又讲儿童对于教育的容受与排斥，又讲美育体育的真意义，——啊！记不清楚，二十多张稿纸呢。反正他要请各位教员看，尤其巴望先与你商酌，等会儿一登岸，他一定立刻拿出他那份一刻不离身的稿纸来。”

“有这样热心的人！”焕之感服地说。便悬拟蒋先生的容貌，举止，性格，癖好，一时又陷入沉思；似乎把捉到一些儿，但立即觉得完全茫然。然而无论如何，点半钟之后，就要会见这悬拟的人的实体；这样想时，不免欣慰而且兴奋。

风似乎更大了，船头汨汨的水声带着呜咽的调子；烛焰尽往下弹，烛泪直淌，堆在锡烛台的底盘里；船身摇荡也更为厉害，这见得后艄的三个人在那里格外用力。

树伯把两腿蜷起一点，又把盖着的被头角掀了一掀，耸耸肩说：“事情往往不能预料。早先你当了小学教员，不是常常写信给我，说这是人间唯一乏味事，能早日脱离为幸么？”

“唔，是的，”焕之安顿了心头的欣慰与兴奋，郑重地答应。

“到现在，相隔不过一二年，你却说教育事业最有意义，情愿终身以之了。”

“记得给你写过信。”焕之现出得意的笑容，“后来我遇到一个同事，他那种忘了自己，忘了一切，只知为儿童服务，只知往儿童的世界里钻的精神，啊！我说不来，我惟有佩服，惟有羡慕。”

“他便把你厌恶教育事业的心思改变过来了？”

“当然改变过来了。不论什么事情，当机的触发都不必特别重大；譬如我喜欢看看哲学书，只因为当初曾经用三个铜子从地摊上买了一本《希腊三大哲学家》；又如我向往社会主义，只因为五年前报纸上登载过一篇讲英国社会党和工党的文章，而那篇文章刚刚让我看见了。我那同事给我的就是个触发。我想，我何必从别的地方去找充实的满意的生活呢？我那同事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充实，很满意，而我正同他一样，当着教员，难道我不能得到他所得到的感受么？能，能，能，我十二分地肯定。观念一变，什么都变了：身边的学生不再是龌龊可厌的孩子；四角方方的教室不再是生趣索然的牢狱。前天离开那些孩子，想到以后不再同他们作伴了，心里着实有点难受。”焕之说到这里，眼皮阖拢来，追寻那保存在记忆里的甘味。

“那是一样的，”树伯微笑说。“那边当教员，这边也当教员；那边有学生，这边也有学生；说不定这边的学生更可爱呢。”

“我也这样想。”焕之把身子坐直，全神贯注地望着前方，似乎透过了中舱头舱的板门，透过了前途浓厚的黑暗，已望见了正去就事的校里的好些学生。

“像蒋先生那样，也是不可多得的，”焕之从未来的学生身上想到他们的幸福，因为他们有个对于教育特别感兴趣喜欢研究的校长蒋先生，于是这样感叹说。他共过事的校长有三个，认识的校长少说点也有一二十个，哪里有像蒋先生那样对于教育感兴趣的呢？研究自然更说不上。他们无非为吃饭，看教职同厘卡司员的位置一模一样。他也相信任教职为的换饭吃，但是除了吃饭还该有点别的；要是单为吃饭，就该老实去谋充厘卡司员，不该任学校教师。现在听说那蒋先生，似乎与其他校长大不

相同，虽还不曾见面，早引为难得的同志了。

“他没有事做，”树伯说得很淡然，“田，有账房管着；店，有当手管着；外面去跑跑，嫌跋涉；闷坐在家里，等着成胃病；倒不如当个校长，出点主意，拿小孩弄着玩。”

焕之看了树伯一眼；他对于“弄着玩”三个字颇觉不满，想树伯家居四五年，不干什么，竟养成玩世不恭的态度了。当年与树伯同学时，有所见就直说出来，这习惯依然存在，便说：“你怎么说玩？教育事业是玩么？”

“哈哈，你这样认真！”树伯狡笑着说。“字眼不同罢了。你们说研究，说服务，我说玩，实际上还不是一个样？——老蒋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他决不当什么校长了。你想，我家里琐琐屑屑的事都要管，几亩田的租也得磨细了心去收，还有闲空工夫干别的事情么？”

树伯说到末了一句时，焕之觉得他突然像是中年人了，老练，精明，世俗，完全在眉宇之间刻划出来。

“老蒋他还有一点儿私心……”树伯又低声说。

“什么？”焕之惊异地问。

“他有两个儿子，他要把他们教得非常之好。别人办的学校不中他的意；自己当了校长，一切都可以如意安排，两个儿子就便宜了。”

“这算不得私心，”焕之这才松了一口气说。“便宜了自己的儿子，同时也便宜了人家的儿子。从实际说，不论哪一种公益事里边都含着这样的私心；不过私了自己，同时也私了别人，就不是私心而是公益了。”

“我也不是说老蒋坏，”树伯辩解说。“我不过告诉你事实，他的确这样存心。——蜡烛又快完了，你再换一支吧。”

焕之便从桌子抽斗里取出一支红烛，点上，插上烛台，把取下的残烛吹熄了。刺鼻的油气立刻弥漫在小舱里。新点的蜡烛火焰不大，两人相对，彼此的面目都有点朦胧。

“嘘，碰到逆风！”树伯自语；把脖子缩紧一点，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卷烟盒来……

换上的红烛点到三分之二时，船唇的水声不再汨汨地呜咽，而像小溪流一样活活地潺潺地发响了。风改从左面板窗缝里吹进来，烛焰便尽向焕之点头。

树伯半睡半醒地迷糊了一阵，忽然感觉水声与前不同，坐起来敲着板门问阿土道：“进了港么？”

“进了一会儿了，学堂里楼上的灯光也望得见了，”阿土的声音比刚才轻松悠闲得多。

“我上船头去望望！”焕之抱着异常兴奋的心情，把前面板门推开，两步就站在船头。一阵猛风像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掌，把他的头面身体重重地压抑，呼吸都窒塞了。寒冷突然侵袭，使他紧咬着牙齿。

一阵风过去了，他开始嗅到清新而近乎芳香的乡野的空气，胸中非常舒爽。犬声散在远处，若沉若起，彼此相应。两岸都靠近船身，沿岸枯树的黑影，摇摇地往后退去。前面二三十丈远的地方，排列着浓黑的房屋的剪影。中间高起一座楼，楼窗里亮着可爱的灯光。灯光倒映河心，现出一条活动屈曲的明亮的波痕。

“啊！到了，新生活从此开幕了！”焕之这样想着，凝望楼头的光。一会儿，那光似乎扩大开来，挡住他的全视野，无边的黑暗消失了，他全身浴在明亮可爱的光里……

二

倪焕之的父亲是钱庄里的伙友,后来升了当手。性情忠厚方正,与他的职业实在不大相应。他的妻是个柔顺的女子;但是有点神经质,操作家务之余,常常蹙着眉头无端地发愁。他们的生活当然并不优裕,可是男俭女勤,也不至于怎样竭蹶。

焕之出生时,他父亲已经四十多了,母亲还不到三十。他父亲想,像自己这样做到当手,还只是个勉强敷衍过去;儿子总要让他发达,习商当然是不对的。那时还行着科举,出身寒素,不多时便飞黄腾达的,城里就有好几个。他的儿子不是也有这巴望么?到焕之四五岁时,他就把焕之交给一个笔下很好、颇有声望的塾师去启蒙,因为他不是预备叫焕之识几个字,记记账目就算了事的。

焕之十岁时开笔作文,常常得塾师的奖赞。父亲看着文稿上浓朱的夹圈,笑意逗留在嘴角边,捻着短髭摇头说先生奖励他太厉害了;这自然是欢喜的意思。不上两年,作经义作策论居然能到三百字以上。这时候,科举却废止了,使父亲颇为失望。幸而有学堂,听说与科举异途而同归,便叫焕之去考中学堂。考上了。

学堂生活真像进了另一个又新鲜又广阔的世界。排着队伍练体操,提高喉咙唱风雅或秾丽的歌,看动物植物的解剖,从英文读本里得知闻所未闻的故事,从国文课里读到经义策论以外

的古人的诗篇；在焕之都觉得十二分醉心。他又与同学吟诗，刻图章，访问旧书摊；又瞒着父母和教师，打牌，喝酒，骑马。他不想自己的前途和父母的期望，只觉得眼前的生活挺适意。

当三年级生的那一年，有一天，他父亲忽然向他说出他意所不料的话来。父亲说，在中学堂毕业还得两年多；毕了业不升上去，没有什么大巴望；升上去呢，哪有这样的力量来栽培？不如就此休止吧。

父亲这样说，并不是他不希望焕之发达起来，是因为他发现了比学堂更好的捷径，那捷径便是电报局。是终身职，照章程薪水逐渐有增加，而且一开始就比钱庄当手的薪俸大，如果被派到远地去，又有特别增加；这不是又优越又稳固的职业么？

父亲说了一番不必再读下去的理由以后，就落到本题，要焕之去考电报生；并且说，中学堂三年级生的程度去应考，是绰乎有余裕的了。

焕之心里有点生气，劈口就回说电报这一行没有什么干头。他不曾参观过电报局，只从理化实验室里见过电报机的模型，两件玩具似的家伙通了电流，这边一按，那边嗒的一响；这边按，按，按，那边“嗒，嗒，嗒”。他也没有细细地想，只觉得在“嗒，嗒，嗒”的声音中讨生活，未免太没出息，太难为情了。

父亲意外地碰了钉子，也动了感情，说什么事情都是人干的，有什么有干头没干头呢？

焕之不由自主地透露说，这事情没出息，因为不必用多少思想，只是呆板的事。并且，干这事情不能给多数人什么益处。他说，要干事情总要干那于多数人有益处的。这个观念萌生在他心头已有一二年了，不过并不清晰，只粗粗地有这么个轮廓。现在既经父亲追问，便吐露出来，好叫父亲了解他，可是没有说得

透彻。

父亲听他说喜欢用思想，要叫人家得到益处，那就非让他高等学堂大学堂一步步升上去不可。但是自己老了，身体渐见衰弱，当初要把焕之一径栽培上去的愿望，只怕徒成梦想。他急于要见焕之的成立。他便酸楚地说出“自己老了”一类的话。

母亲坐在旁边，当然垂着眼光惊怯地发愁。

焕之听父亲说到老，非常感动；先前的意气消释了，只觉父亲可亲又可怜，很想投入他怀里撒一阵娇，让他忘了老。但是已届青年期的焕之又颇看不起那种孩子气的撒娇。他只把声音故意发得柔和一点，请求父亲让他在中学堂毕了业，再想法去干旁的的事情。他说，到那时候，什么事情他都愿意干。

父亲一转念，觉得焕之也没有什么不是，而且很有点志气，不免感到满意，安慰。他就把去考电报生的拟议自行打消了。

后两年的中秋节后，报纸上突然传布震动人心的消息：武昌新军起事，占领火药局，直攻督署。总督瑞澂和统制张彪都仓皇逃走。于是武昌光复。不到几天，汉口和汉阳也就下来了。

起事的是民军，是反抗清政府的，占据的地方又是全国的枢纽，取给，运输，色色都便利：这使昏昏然的民众从迷梦中惊醒，张开眼来看一看自身所处的地位，而知的确是在泥潭里，火坑里；同时怀着感动惊讶的心情望长江上游那班新出场的角色，相信他们演出来一定是一出伟大的戏剧，虽然还只看见个序幕。各处城市依然是平时的样子，晨光唤起它们的响动，夜色送它们归于沉寂；但是有与平时不同的，里边已经包藏着无量数被激动的心，不安，忧惧，希望，欣幸，——一致相信大变动正在大踏步而来。

中学堂里，当然也包藏着被激动的心。学生们这样想：现在

革命了,还上什么课呢!这意思是说,革命这件事情非常之重大,把学堂里的功课同它相比,简直微细不足道了。

这一天下午,焕之这一级上西洋史课。那个西洋史教师是深度的近视眼,鼻子尖而高,看书等于嗅书。他教了十几年的历史,有个不可更改的习惯,就是轮流地嗅讲义和札记本。讲义是正文,学生也摊着看的,所有穿插全在札记本里。他讲一句正文,连忙要看附带的穿插,便放下讲义,拿起札记本;尖鼻子在札记本上嗅不多时,穿插完了,便又换上讲义来嗅。这样,人家就只见他的右手一上一下地移动。这就取得他的第二个绰号,叫“杠杆作用”(他的第一个绰号是“嗅讲义”)。他的声音很响,有好些字因为读得响,以致失了本音。学生们说这在他也有意思:一来是安慰自己,每上一课就听见自己的声音足足响上五十分钟,决不能算溺职,薪水当然不是白拿;二来也是安慰自己,耳朵里塞满了自己的声音,学生们谈话嬉笑的声音就听不见了。

“上海光复了!”焕之挟着一份报纸趑进课堂来,一只手挡在嘴边,表示这是私语,其实呢,连提高喉咙讲说的教师都听见了;他脸上现出兴奋的红晕,气息咻咻的,见得他是跑回来的。

在这几天里,上海报特别名贵,迟钝一点的人,往往只好看报贩子的空布袋。因此,他们同学中间定了个公约,轮流到火车站去买报;买到了赶回来,大家知道新消息比闲坐在家里的绅士们还要早,当然决不至于落空看不到报纸了。教师自然并未表示准许;但买报专使出去了,既而回来了,甚而至于跑进正在上课的教室,教师也回转头,只作没有看见。这一天,这差使轮到了焕之。

“啊!上海!上海光复了!好!哈罗!”一阵故作禁抑,其实并不轻微的欢呼声出自许多学生的嘴里。少数人便趑到焕之的

座位旁边，抢着看他买来的报纸；其余的人都耸起身子，伸长脖子，向焕之那里望，仿佛看见了径尺的大字“上海光复”，同时仿佛看见了好些进出火星来的炸弹。

西洋史教师心里也不能无动；但立刻省悟教师的尊严与功课的神圣，无论如何必须维持，便按一按心头，把声音提得更高，念了一句正文，连忙由“杠杆作用”拿起札记本来上下地嗅。

学生们简直把西洋史教师忘了。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上海已经光复，这里就快了；说料不定就在今天晚上；说明天市上要插满白旗了；说大家应该立刻把辫子剪掉，谁要留着这猪尾巴谁就是猪！

西洋史教师似乎是不干涉主义的信徒，教室里这样骚动，他只把鱼眼似的眼睛在讲义上边透出来，瞪了两瞪，同时讲说声转为尖锐，仿佛有角有刺似的：这是他平时惯用的促起学生注意的方法。

这个方法向来就不大见效，这一天尤其无用。学生们依然嚷嚷，讨论革命党该从哪个门进来，他们的炸弹该投在谁身上等等问题。有几个学生看教师演独角戏似的那种傻样子，觉得可厌又可笑，甚而至于像嘲讽又像自语地说：“讲给谁听呢？大家要看革命军去了！只好讲给墙头听！”

这一天，焕之放学回家，觉得与往日不同，仿佛有一股新鲜强烈的力量袭进身体，遍布到四肢百骸，急于要发散出来——要做一点事。一面旗子也好，一颗炸弹也好，一支枪也好，不论什么，只要拿得到，他都愿意接到手就往前冲。但是，在眼前的只有父亲和母亲，父亲正为时局影响到金融发愁，母亲恐怕兵乱闭市，在那里打算买些腌鱼咸肉，他们两个什么也不吩咐他，什么也不给他。他在室内来回踱了一阵，坐下来，翻开课本来看，一

行行的字似乎都逃开了。忽然想作一首七律，便支着头凝思。直到上了床，时辰钟打过一点，五十六个字的腹稿才算完成，中间嵌着“神州”“故物”“胡虏”“汉家”那些词儿。

那时候学生界流行看一些秘密书报。这个人是借来的，后来借与那个人，那个人当然也是借来的；结果人人是借来的，不知道谁是分布者。焕之对于那些书报都喜欢，《复报》的封面题字故意印反，他尤觉含有深意。

他对于校长的演说，也深深感动。校长是日本留学生，剪了发的，出外时戴一顶缀着假辫子的帽子。他的演说并不怎么好，又冗长又重复；但态度非常真挚，说到恳切时眼角里亮着水光。他讲朝鲜，讲印度，讲政治的腐败，讲自强的必要，其实每回都是那一套，但学生们没有在背后说他“老调”的。

种族的仇恨，平等的思想，早就燃烧着这个青年的心，现在霹雳一声，眼见立刻要跨进希望的境界，叫他怎能不兴奋欲狂呢？

但是他随即失望了。这个城也挂了白旗，光复了。他的辫子也同校长一样剪掉了。此外就不见有什么与以前不同。他身体里那一股新鲜强烈的力量，像无数小蛇，只是要往外钻；又仿佛觉得如果钻出来时，一定能够作出许多与以前不同的来，——他对于一切的改革似乎都有把握，都以为非常简单，直捷，——然而哪里来机会呢！毕业期是近在眼前了，倘若父亲再叫他去考电报生，他只有拿着毛笔钢笔就走，更没别的话说。于是，“嗒，嗒，嗒”，平平淡淡的一生……

他开始感觉人生的悲哀。他想一个人来到世间，只是悲角登场，捧心，皱眉，哀啼，甚至于泣血，到末了深黑的幕落下，什么事情都完了。不要登场吧，自己实在作不得主，因为父母早已